

北京大學日刊

The University Daily

號一十五百六第
(張一版出日今)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
電話 東局一千零七十一號
報費 每份銅元一枚每月自取一角五分
廣告費 用五號字七日以內每字八厘一
碼封面中縫加倍

(目要日本)

▲美術的起原 (十四續)

▲旅行採集記 (第十一冊)

(二十二續)

●墨經詁義上編出版廣告

近著墨經詁義上下編先出上編共印五百部有四百部交北京大學出版部發售每部定價大洋八角外埠函購另加寄費四分書出無多欲購者請速至該處購取可也俟上編售畢即趕印下編以鑒研求墨學者之厚望葉瀚謹白

●陳啓修啓事

現有哈爾濱商業學校想聘本校經濟學系或商業門畢業生二人；一人爲教務主任、月薪約一百二十元、一人爲普通教員、月薪約八十元。但皆以能說明白易懂之普通話而又熟習簿記學爲條件。若有願依上述條件就聘者、請於一星期內每晨六時到南池子葡萄園十八號和我面商。九、七、一。

●學生儲蓄銀行通告一

本行照章暑假停止營業今屆六月底存戶存款者紛紛取去其有未曾提去者務請於七月六日以前帶存摺圖章來行支取如願繼續存儲以備下學期之用者亦請於六日以前來行親自聲明或改定存期均可若

過期不取非俟下學期開行以後不能領取除分函佈達外特此通告

●學生儲蓄銀行通告二

本行放款有業已到期許久未經清償者務請於七月六日以前來行付清款項取回抵押品否則按照章程過期不取本行有隨時沒收變賣之權除分函佈達外特此通告

●音樂研究會通告

本會各組、暑假中原擬定一律繼續練習、現因王心葵及查士德兩導師出京、不克克相當人代理、並紐倫及哈門女士、亦請假歇伏、故暑假中能繼續練習者、爲「昆曲組」及「特別班」並「絲竹組」一部份之樂器、凡屬於以上各組之會員、請照常練習可也。

又從陳仲子先生學習鋼琴之會員、仍可繼續研究。并同子中有愿初入門學習古琴者、古琴會會員、亦可擔任義務研究。但每星期以兩點鐘爲限、會費免收。

●李君恭用哀啓

李君恭用字永貞山東曹縣人少秉純良長肆學殖致

●圖書委員會啓事

前本會發出空白圖書單多張、請各位教員先生將應買書籍填入。現在還有幾位沒有填寫、請即速寫好、交到圖書主任室、至盼至幸。

九、七、二。

本校布告

我舍體以日歲民國七年畢業國立北京大學法科經濟門返居濟南受聘教授商業專門學校經濟地理兼授他種科學會竟遭盜起君家重罹匪劫因而棄空君弟又以疾實君數遭家難形神殄瘁力疾授課未敢或倦於民國九年六月十七日遂不緣於濟南旅舍太夫人垂白嬰痛君又新婚未及一載遽離凄切亦人世之至悲者已君壯年恒化家無儲石同人欽其行而哀其遇爰商諸京魯同學共爲謀畫藉爲君歸櫬里門之資兼以贍君之老母弱妻 諸君子追懷夙誼當必力爲匡拯惠及存歿也謹校舉君始末所遭敬乞垂察 柯昌泗謹啓

講演錄

●美術的起原 (十四續)

蔡校長在學術講演會講演

我要離去此地、上一隻大船。爲那個美而小的女子。我要去採珠子、像這裏過樣的樣子。倘若我到異地、我必要回來。我們不潔的很小的本家、要都召集起來、給我們一件好衣服、鞭子、帶著很粗的繩子。我於是要結婚了、兩個在一回辦了！是最可愛的小東西！穿著帶斑點的海狗皮！還有別的小寶貝！穿著小海狗的皮。

第二首是談諸詩、是兩個東格變蘭人互相酬答的。

賽佛得拉：南方、南方、防過了南方。當著我住在中部海濱的時候、遇著布郎奇次項克、他吃了比目魚、養得很強很肥。這中部海濱的衆人、竟不知道說話、因爲他們覺得說話是可恥的！又加以他們的愚蠢。他們的說話不是一樣、有的像南方的、有的像北方的、所以我們不能懂得。

布郎奇次項克：有一個時候，賽佛得拉希望有一隻漁船，——船上可以裝很好的物品。——前的好幾年，他又希望有很重的物品在船上。——有一個時候，他的船同我的連起來，他是怕他船要覆了：——這樣，他總能再載上些——當著，我拖你時候，你就可憐的叫起來——而且很愛慮——怕得要傾覆了——那時候你必要拉住我的船上的案子。

第三首是在初民算很難得的，是有觀察自然的環境；是描寫山頂層雲的狀況：

這大的庫奈克山在南方，——我見他；——這大的庫奈克山在南方，——我眺望他；——這很亮的閃光從南方起來，——我很驚訝。——在庫奈克山的那面——他擴張開來——仍是庫奈克山——是用海包護起來了。——看呵，他——雲——在南方什麼樣，——滾動而且變化，——看呵，他在南方什麼樣——交互的演成美觀；——他——所受包護的海——是變化的雲——包護的海，——開的演成美觀。

看初民的歌詞，大約粗率得很；不能出於下等官能的範圍。看他們大食大飲的歌，可以說他們的詩意出於胃的比出於心的多一點兒。關於男女間的歌，也很少說到愛情的。對於自然，也很少像大與美觀的感想，如愛斯基摩的歌，算難得得，這因為初民是自然的奴隸的緣故。從初民詩歌裏面，可以看出利己的特性。他總是為自己生命運籌謀，若是對他人表同情的，除了惜別與輓詞，就沒有了。他們的同情，也限於

親屬，一涉外人，便帶，有注意或仇視的意思。他們最喜歡嘲諷，（例如林氏譯的明科不人歌五首，有三首是嘲諷的。）有幸災樂禍的習慣。對於殘廢的人，尤顯而易見，與文明人的兒童相類。有人曾在柏林，一個學校大門外，看見一羣兒童，對著一個蹣跚的女子，唱著道：

愛次、愛次、愛次、
埃奈有一隻、彎曲的腿、
愛次、愛次、愛次、

但是在澳洲，欽喬治海峽也聽人唱道：

阿、什麼止有一條腿、阿、什麼止有一條腿、
你、袋鼠樣的漢子
可以看兩方的程度了。

他們的詩歌，雖然這麼粗率，在他們的文化程度，也一樣的有調節感情的効力。格拉伊說：他在浦次途上，偶然吃蛤子，沒有想到這是他的土儀的禁物。這個土儀，就惶恐的不得了，在深夜唱道：

阿、為什麼他吃這個蛤子？
現在怕要引起魔鬼的風潮與雷聲了。
阿、為什麼他吃這個蛤子？

這麼唱，他就睡著了。老彌爾（J. Mearns）說，詩是我們苦痛的搖籃曲，真是名言。並且他們這種利己性的詩歌，很容易傳播，往往同族都傳唱了。這因為他們作詩的就是諧調的，他們是重在音調，不管在內容，常常為形式上幾

個音，犧牲他的內容。所以愛伊雷氏說說澳洲土人往往自己不能說明他的用意。就是這個緣故。有些人，說詩歌是從史詩起的。這不過因為歐洲的文學史，從和奧爾（Homer）的兩首史詩起。不知道和奧爾以前，已經有許多非史的詩，不過不傳罷了。大約史詩的發起，總在表情詩以後。看澳洲人，明科不人與布希蠻人的史詩，不過參雜節奏的散文。惟有愛斯基摩的童話，是完全按著節奏編的。按照理論，既然叫作詩，自然要純粹從感情出來，而且要影響到別人的感情上。要是為別種實際起見，無論為散文式為詩歌式，實在不能算作詩。

明科不人有一種傳說：說他們最早的祖母，有一個少年的兒子。因為很強，很勤，所以很有名。因此有一個人名叫貝來皮很妒忌他。有一日，遇雨，貝來皮求他母子兩人，容他趁船。他們答應了。貝來皮就拿了一把鋒的斧頭同一塊磨刀石上來了。等到他把器具放在船板上，他就拉住少年的臂，自手到肩全捆起來。他說，要把血染他的肩了。忽然他咬到少年的臂上，且把少年害死了。不想到他咬著以後，脫離不開了而且受許多死人的朋友的毆打。後來有人把兩個死屍都拋到河裏去，少年變了一個鰻鱗，凶手變了毒魚。那個老母還疑惑著：這等罪惡，怕的普魯加神要用洪水來罰他們。這不過是一種傳說，但也未嘗不可以算是含點詩意。澳洲土人有一種傳說，是說沛里元水鳥何以作黑

白色的：「沛里元本是全黑的。有一日，有一隻沛里元自己覺得與一個澳洲人含混了，很不快。想自己畫成白的，與人顯競爭。方畫了一半，別一隻來了。見著他不是自己的同類，把他啄死了。從此以後，凡有沛里元，都是黑白色了」。這完全是最幼稚的動物學的說明。布希蠻有星的原的傳說：布希蠻以前的民族，有一位少女。他願意造出光明，給衆人由路上照到家裏。他把赤熱的灰播向空氣裏面。這些火星，就變作星了。

明科不人的夜字，與音蟲一樣的聲音，他們有一種說明：有一日，日光非常強烈，叫人很難過。有兩個婦人就在眼前一個音蟲上洩忿，把他壓死了。音蟲加神對於他們這種慘酷的行爲，很不快。特地給們一個長夜，叫他們知道日光的恩惠。所以用音蟲的名來名夜。上面舉出的傳說，都不是純粹的詩，就是含一點詩意，我們也沒有方法可以分別他。孟氏所輯明科不人的傳說，多是神話。澳洲土人的，也止有很少的一部分近乎詩的。布希蠻人有許多動物童話，不能不算是除外的。止有愛斯基摩的，很有許多可以斷定他們是出於詩的動機的。澳洲土人的史詩，多說動物生活：愛斯基摩人的，多屬於人的生活。但初民的著作總是單量的，（Fine Dimension）是縹的。他們說動物的性質是隨意的，是往往說到動植物為止，很少能表

示他特別性質與奇異行為的。愛斯基摩的說人生、也是這樣：總是說好的壞的這種普通話、沒有說到特性的。說年長不婚的人、總是可笑的。說婦女、總是能持家的、節儉的。說寡婦、總是慈善的。說幾個兄弟的社會、總是驕矜的、粗暴的、猜忌的。

斯布登有一首說蝗蟲的童話：蝗蟲取了一隻靴叫他變成個羊。(Klenauh lopo) 把他住在溝內、用蜜養他、作為一種弄友。那黃鼠要叫他出來、看為什麼蝗蟲沒有送蜜回去？他打算把羊叫出來、裝在一個袋裏。但是羊依了他祖父的教訓、在袋裏要開了一個洞。那黃鼠把羊從溝裏叫出來、就把它射倒了。蝗蟲知道他的弄友死了、哭的很傷心。去尋他蹤跡、遇著兩隻長尾猿、在那裏取死羊的血。這裏邊一隻把蝗蟲很用力的向羊角上擲下去。這蝗蟲昏昏沉沉的自己飛旋開去、把他的膽汁透徹在別的羊上。就飛回去了。那時候日球還很高的照著。那兩個長尾猿把羊肉分開了掛在一株樹上、這株樹是他們的武器同衣服所在的。等他們睡著的時候、這株樹就自己移到蝗蟲同黃鼠那裏去了。他們兩個覺醒了、看見是敵人的財產、就把他沒收了。有一個長尾猿、只腰了一條革帶、遂變作他的長尾。

這是拉來拉去口複難、但沒有美的統一。愛斯基摩的就不是這樣、看他的小加柴蘇克紀事詩：有一個孤兒、名叫加柴蘇克在不慈的老婦身邊生活。這老婦住在一間可憐的小廬、傍在一所房

子的進口。他不許孤兒進他的住所、就在門口靠著犬睡、可以取點暖。要是有人把鞭打這個拖地的狗、叫他醒來打著這孤兒身上、他沒有法子。設使他人在那裏用炸魚與凍肉的時候、孤兒隔著門窺看他、他們就把指頭穿著他的鼻孔上、把他高舉起來、所以他的鼻孔特別掀起。老婦給他凍肉、不給他刀、說是他的牙是很好好的；所以他有幾個牙是往外申張的、因為用力太過了。老婦給他一雙靴、一支短槍、備他出門去、一羣孩子玩耍、他們把他推在雪堆上打滾。他衣上都是雪了、有時候弄到全白。這些少女、還用汗泥在他身上塗了又塗。他有一日單獨的越過一座山、他想換他的身體、強一點兒。他的養母、教他點魔術；他在兩山中間、就念起來道：『強先生來呵！力先生來呵！』忽然來了一個大獸、是狼的樣子。加柴蘇克驚了、要遁走了。那大獸就逼近來、用他的尾拂孤兒的身子、放在地上。聽叫了一聲、有許多海狗骨、從從兒身上出來、散在地上。大獸說道：『這些都是骨、這些都是阻礙發展的。』又有兩次把孤兒倒在地上、每倒一次、就排出許多骨、但是一回比一回少了。第四回、他是不全倒了。第五回、竟能立著不倒了。大獸道：『你若強、可每日到我這裏來。』孤兒當回去的時候、覺著走得快、而且阻道的石頭、都隨手舉起來投開了。等到他將近家門的時候、這些女孩兒都說：『加柴蘇克來了！我們仍把他弄壞了。』那些男孩子、也仍舊這麼欺侮他、他仍舊不

去抵抗他們、仍舊像著狗睡。但每日必去訪那大獸、覺得一日一日的強起來。他回去的時候往前面面壁碰了一下。他自己轉在地上、但是這些石塊都在他周圍飛舞了。最後的一次、那大獸不再拂他了。同他說道：『現在夠了！在人類裏面、沒有能壓制你的了。但我勸你、還要照舊樣子。等到冬季來了、海也凍了。那麼你的時候到了。那時候有大熊來、你可以去捕牠。』加柴蘇克這一次回去、隨便舉起石塊往左右亂拋。但是回家以後、還是照舊樣子、這些人還是照舊欺侮他。在秋季有一日、他在夜半、偷偷兒出去、把海旁一個大樁、用石頭築住的、投了起來。運到他的屋後面去、深深的裝起來。第二日早晨、許多人驚訝得了不得、海上的樁、不見了、後來發見在老婦的屋後面。大家說：『誰能搬這個樁呢？我們這裏面、一定有大的人。』但是青年的加柴蘇克一點不露出神色來叫他們影著他是無名的英雄！就是搬這個大物的、冬季來了那些人欺侮這孤兒、比從前更凶了。這孤兒還是照舊忍受(未完)

雜錄

旅行採集記 (第一冊)

(第廿一續) 鍾觀光教授

堤兩傍的草、而山腰的草、多含露水種類。遇牧草時、訪以上名、皆皆然。亦易達

。探至五時、繞一大村而歸。記載至十二時睡。統觀種品、俱含溫帶間高山植物性質、偶有數點與閩省北部類似、較諸粵中則大不侔矣。同寓有殷汝邵君字公武、亦吾浙溫州人。見寓中房號牌記有余名、遂來見訪。君留學日本高校、習經濟三年、與唐仲軍之子同伴來游、曾住瓊州數日。言瓊士良沃、所產樹膠較南洋羣島尤勝。某國垂涎此土、當派多人偵探、畏藏海盜、深為可慮。其他言各省經濟事頗晰、亦一有心人也。

八月五日 午雨晴 22度 至太華山麓漢岩三清閣

七時起、補記植物。九時、商務館使周姓二人來陪余行。余尚未飯、遂收拾行具、并令黃丁出市購置飯菜以山中無食處也。余亦出購剪刀鉤鏟等備用。遇肩挑者售荷科植物、名曰當花、驗之實非也、歸後解視而記載之。十二時、西南行二里、至河埠雇舟。二時啓棹、行小河中甚久。三時至大觀樓、未上陸。有警察來查視、未驗而去。樓在潭池東岸、倚山面水、為一部勝處、游人接踵。池水至此始大、然猶在草海中、未極汪洋之致。又十里許、草澤盡而池面大展。有風時、尋常小艇不敢過此。近有小輪往來昆陽縣、每日二次、可在大觀樓前搭渡、甚便利也。望西山峭壁、樓宇層疊、不知孰為太華。五時三十分登岸、山下村婦來負行李、隨之行。循村中大路折而右行、即得磴道甚寬。左右危岩急坂、林草森鬱、瑰奇之品、觸目而有、雲中百藥、不勝枚舉、

可爲行人太幸。凡五里盡一千八百級而始得寺、周君言即太華。余覽門額、實羅漢岩之三清閣也。

按霞客游記、高峴去此十五里、而太華又在高峴西數里、故舟行入海後當向左折、今直前至此、故誤。但此山距城已四十里、山色昏暮、不能更行遂即寓此。樓三楹、曰飛雲閣。下望水海濤濤、洲渚如畫、隔岸會城、應居櫛比、電燈初上、星火熒然。蓋雲南實一山城、即以金馬碧雞諸山圍繞山頂大湖、而作昆明池水者也。此水洩處、當有多大自然力可爲工作之用、惜吾人未之知耳。村民多以捕魚爲業、小舟浮浮、依依崖下、狀似俯而可拾、不知其懸隔數里之遠也。以氣壓器測之、高凡六千八百尺、(攝氏二十度)較會城又高八百五十尺、較分水塘車站高四百五十尺。而寒氣大增、衣揭不暖。殿後一泓澄碧、名曰孝牛泉。有石刻牛象二、置於泉傍、由左側小徑上、曰別有洞天、想其間必有勝境、亦留俟明日游之。

八月六日 下午兩
太華山三清閣 23 度

六時起。因張君作圖、黃工收拾器具俱未完、至九時始行。循左崖樵徑前進。崖上下、巨石穹然、蔭以巨木。石穴岩窪、偏生異草、而以秋海棠科及苦苣苔科爲最發達、皆怪異非常品。其雜草則以毛茛科爲最富、而鴨跖草科薯蕷科、天南星科、元參科等、亦有異種。惟蕓薹科少見。而粵中最發達之番荔枝科、桃金娘科、至此則全無蹤影。寒燠異宜、各以適性者爲其雄長、其勢然也。

。余鑒於平昔歸寓記載之易於脫漏、故特携野册、附記概略。於是張君補兒及周君上下搜檢、余執鉛筆記號。而黃工歷入行棚、每得異種輒歡呼奔就、自去東粵後、久無此種佳興矣。余記述稍暇、亦援岩披棘、共搜秘奧。漸行漸上、將近頂點、則石罅鱗鱗、駢巖崖谷。林木漸少、而岩下雜莽猶多。且有數種珍奇之蘭類、混生蘆茅間、亦非尋常高山所易觀。方探至二時擬上絕頂、以窮其概、遙望省城、則已雨陣深墨、陣脚及於海址。余既心存貪戀、又特有岩穴可隱、隨探隨行。不意石身峭削、絕無磴道、比雨大至、則除挺身受用外、更無別法。而榛莽四塞、又無蹤徑可循、顛顛於荒巖斷壁間、陰滑無比。三時歸寓、記載至十二時、未畢而睡。今日品種雖佳而材料不足、亦一憾事。

八日七日 雨
太華山三清閣 20 度

七時起。雨又不止。而標本久不得曝、亦有腐敗之恐。遂令補兒黃工烘焙替紙、而余補記採品、張生作圖。二時晴霽、與張生出行、由右崖孝牛泉側、循別有洞天而上、擬窮後山之勝。由曲徑危欄、俯瞰演海。曲折三四、皆有天然洞穴可坐可憩、極登覽之勝。惜題刻雖多、却少佳作。而徑窮崖截、竟無上躋之路。不得已由原徑下、擬向寺前諸坡採集、因來時已見多數異品生於道傍、擬乘此收集之也。方出寺門、而雨大至、坐待久之、竟不得露。惟於近崖採集數種而歸。又記載至

夜中、九時作書與蔡先生、十一時睡。

八月八日 下午兩
太華山三清閣 20 度

六時起。八時出行。循左崖腰徑前進、此徑稍寬、可以通行。其上岩岩一帶、饒有異種。尤奇者、他處松林下地、皆不生雜草、採集遇之、輒避而他去。是處不然、且有美蘭蘭科棲託其下、尤出意外。十時岩盡、循徑下山。則岩下及田間有泉湧出、作泡突狀。山角自此左轉、即爲太華山及華亭山主峯。石岩淺少、而大木增多。山下清泉流轉、水草怒生、別呈一種生態。其坡崖雜草、亦與東首方面種類稍殊。先過太華寺下蘇家村、繼過楊家村。此村房舍頗整、周君言華亭寺即在

見訪。飯後往叙、始悉徐君曾與三月十九黃花園之役、而與爲主動者也。述當日情事甚晰、并感近日新黨之失策、所見與余契合、有味乎其言之。因課業重要、不獲暢叙。別歸已室、記載至十把時睡。是日往返凡四十里許、張君病未從。

八月九日 晴
太華山三清閣 23 度

六時起、補記日程。又因周君將歸、作書郭麗中君、請其代辦數物、飭人送來。昨夕與殷徐二君約、於今晨同作山行、茲二君將行、而余事未畢、讓其自去、遂至山門而返。九時、余與補兒黃工出行、張君病愈、猶不能從。循山腰大路北進、此路於來時見之、與寺門路寬幾相等、疑其上必有勝境爲游人所必經者、故往探之。既上數百步、則有如意泉、停滯岩穴、較孝牛泉稍大。過此路登上昇、出斜坡間、處處植有松柏、時于其下得美麗之蘭科植物二、一時昇至崗上、乃別無寺觀等憩玩之所。而路向西向直進、越山坳而去、不悉何需要、築此寬道。意惟亭太華諸寺、藉此爲交通與。山上翠石布滿、鋒鏑嶮然、藤卉綠附、尤多茅草。少憩石上、望池水漲盈、波平鏡澈。村居白屋散點於洲渚間、樹色雲陰、明滅如畫。欲東歸寓、路徑已絕、披茅履石、顛顛而進。(未完)

●聲明●

本日因校對員病、以致出版太晚。深爲抱歉、特此聲明。